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新 清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说 明

方志敏烈士的狱中遗著，是在极险恶和艰苦的环境里撰写的。它是革命文物的珍品，是对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我们这次是根据本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可爱的中国》的版本再版的。

可爱的中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字数5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3 插页3

1952年5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月北京第3版

1977年1月湖北第32次印刷

书号10019 79

定价0.35元



方志敏烈士像

目 录

可爱的中国.....	1
死!	25
清贫.....	50
给某夫妇的信.....	53
狱中纪实.....	56
《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序言.....	78
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	89
遗信.....	93

可爱的中国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我们学生也开起大会来了。

在会场中，我们几百个小学生，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厌的侵略，另一方面更痛恨曹、章^①等卖国贼的狗肺狼心！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师们（年老的教师们，对于爱国运动，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也和学生一样，十分激愤。宣布开会之后，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涨大得象要爆炸的样子，满头的汗珠子，满嘴唇的白沫，拳头在讲桌上捶得碰碰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

^① 曹、章，即曹汝霖、章宗祥；一九一九年时北京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僚。

下，那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睜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紅紅的象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朋友，确实的，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有一个日本强盜或是曹、章等卖国賊的那一个站在我們的面前，那怕不会被我們一下打成肉餅！会中，通过抵制日貨，先要将各人身边的日貨銷毀去，再进行检查商店的日貨，并出发对民众讲演，喚起他們来爱国。会散之后，各寝室內扯抽屜声，開箱籠声，响得很熱鬧，大家都在急忙忙地清查日貨呢。

“这是日貨，打了去！”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扔在堦石上，立即打碎了，淡紅色的牙粉，飞洒滿地。

“这也是日貨，踩了去！”一只日貨的洋磁脸盆，被一个学生倒仆在地上，猛地几脚踩凹下去，磁片一片片地剝落下来，一脚踢出，磁盆就象含冤无訴地滾到墙角里去了。

“你們大家看看，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貨吧？”一个学生双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表現很不能舍去的样子。

大家走上去一看，看見席头上印了“日本制造”四个字，立刻同声叫起来：

“你的眼睛瞎了，不认得字？你舍不得这床席子，想做亡国奴！？”不由分說，大家伸出手来一撕，那床东洋席，就被撕成碎条了。

我本是一个苦学生，从乡間跑到城市里来讀書，所带

的鋪盖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錢来，买了日本牙刷，金剛石牙粉，东洋脸盆，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我明知銷毀这些东西，以后就难得錢再买，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也就毫无顾惜地銷毀了。我并向同学们宣言，以后生病，就是会病死了，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

从此以后，在我幼稚的脑筋中，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我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投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級一級的升上去，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島！我又想，在高小毕业后，就去从事实业，苦做苦积，那怕不会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家私，一齐拿出来，练海陆军，去打东洋。讀西洋史，一心想做拿破侖；讀中国史，一心又想做岳武穆。这些混杂不清的思想，現在讲出来，是会惹人笑痛肚皮！但在当时我却认为这些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理，愈想愈觉得津津有味，有时竟想到几夜失眠。

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純入迷。

朋友，你们知道吗？我在高小毕业后，既未去投考陆军学校，也未从事什么实业，我却到N城^①来讀書了。N城到底是省城，比县城大不相同。在N城，我看到了許多

^① N城，指南昌。

洋人，遇到了許多难堪的事情，我讲一两件給你們听，可以嗎？

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轉，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当然我們并不是排外主义者，洋人之中，有不少有学問有道德的人，他們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賺錢，来享福，来散播精神的鸦片——传教的洋人，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他們自认为文明人，认我們为野蛮人，他們是优种，我們却是劣种；他們昂头闊步，带着一种藐視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憤憤不平。我常想：“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嗎？真該受他們的藐視嗎？我不服的，决不服的。”

有一天，我在街上低头走着，忽听得“站开！站开！”的喝道声。我抬头一望，就看到四个綠衣邮差，提着四个长方扁灯笼，灯笼上写着：“邮政管理局长”几个紅扁字，四人成双行走，向前喝道；接着是四个徒手的綠衣邮差；接着是一頂綠衣大轎，四个綠衣轎夫抬着；轎的两旁，各有两个綠衣邮差扶住轎杠护着走；轎后又是四个綠衣邮差跟着。我再低头向轎內一望，轎內危坐着一个碧眼黄发高鼻子的洋人，口里衔着一枝大雪茄，脸上露出十足的傲慢自得的表情。“啊！好威風呀！”我不禁脫口說出这一句。邮政并不是什么深奥巧妙的事情，难道一定要洋人才办得好嗎？中国的邮政，为什么要給外人管理去呢？

随后，我到K埠^①讀書，情形更不同了。在K埠有了所謂租界上，我們簡直不能乱动一下，否則就要遭打或捉。在中国的地方，建起外人的租界，服从外人的統治，这种現象不会有点使我难受嗎？

有时，我站在江边望望，就看見很多外国兵舰和輪船在长江內行駛和停泊，中国的內河，也容許外国兵舰和輪船自由行駛嗎？中国有兵舰和輪船在外国內河行駛嗎？如果沒有的話，外国人不是明白白欺負中国嗎？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他們的欺負不成？！

就在我讀書的教会学校里，他們口口声声传那“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同是教員，又同是基督信徒，照理总應該平等待遇；但西人教員，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中国教員只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教国文的更可怜，簡直不如去討飯，他們只有廿余元一月的薪水。朋友，基督国里，就是如此平等法嗎？难道西人就真是上帝宠爱的驕子，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癩三？！

朋友，想想看，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或是一个甘心亡国的懦夫，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問題，誰能按下你不挺身而出，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負的青年！

① K埠，指九江。

朋友，我因无錢讀書，就漂流到吸尽中国血液的唧筒——上海来了。最使我难堪的，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讀的事情做做，那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緒，正在納悶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悶。一走到公园門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陣烧热，脸上都烧紅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謂“文明国”的人們所应做出来的嗎？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嗎？还能生存下去嗎？我想至此也无心游园了，拔起脚就轉回自己的寓所了。

朋友，我后来听說因为許多爱国文学家著文的攻击，那块侮辱华人的牌子已经取去了。真的取去了沒有？还没有取去？朋友，我們要知道，无论这块牌子取去或沒有取去，那些以主子自居的混蛋的洋人，以畜生看待华人的观念，是至今沒有改变的。

朋友，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籠里不出去，倒还可以靜一靜心！如果你喜欢向外跑，喜欢在“国中之国”的租界上去轉轉，那你不仅可以遇着“华人与狗”一类的难堪的事情，你到处可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在黄

包車夫和苦力的身上飞舞；到处可以看到飲得烂醉的水兵，沿街寻人毆打；到处可以看到巡捕手上的哭丧棒，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們身上乱揍；假若你再走到所謂“西牢”旁边听一听，你定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在包探捕头拳打脚踢毒刑毕用之下的同胞們一声声呼痛的哀音，这是他們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們的志士！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呵！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呵！

朋友，我在上海混不出什么名堂，仍轉回K省^①来了。

我搭上一只J国^②輪船。在上船之前，送行的朋友告诉我在J国輪船，确要小心謹慎，否則船上人不讲理的。我将他們的忠告，謹記在心。我在狭小拥挤、汗臭屁臭、蒸热悶人的統艙里，买了一个鋪位。朋友，你們是知道的，那时，我已患着很厉害的肺病，这統艙里的空气，是极不适宜于我的；但是，一个貧苦学生，能够买起一张統艙票，能够在統艙里占上一个鋪位，已经就算是很幸事了。我躺在鋪位上，头在发昏晕！等查票人过去了，正要昏迷迷的睡去，忽听到从貨艙里发出可怕的打人声及喊救声。我立起身来問茶房什么事，茶房說，不要去理它，还不是打那些不买票的穷蛋。我不听茶房的話，拖着鞋

① K省，指江西。

② J国，指日本。

向那貨艙走去，想一看究竟。我走到貨艙門口，就看見有三個衣服襤褸的人，在那堆迭着的白糖包上蹲伏着。一個是兵士，二十多歲，身體健壯，穿着一件舊軍服。一個象工人模樣，四十多歲，很瘦，似有暗病。另一個是個二十多歲的婦人，面色粗黑，頭上扎一塊青布包頭，似是从鄉下逃荒出來的樣子。三人都用手抱住頭，生怕頭挨到鞭子，好象手上挨几下并不不要緊的樣子。三人的身體，都在戰栗着。他們都在極力將身體緊縮着，好象想縮小成一小團子或一小點子，那鞭子就打不着那一處了。三人擠在一個艙角里，看他們的眼睛，偷偷地東張西張的神氣，似乎他們在希望着就在屁股底下能夠找出一個洞來，以便躲進去避一避這无情的鞭打，如果真有一個洞，就是洞內滿是屎尿，我想他們也是會鑽进去的。在他們對面，站着七個人，靠后一點，站着一個較矮的穿西裝的人，身體肥胖的很，肚皮膨大，滿臉油光，鼻孔下蓄了一小綹短鬚。兩手又在褲袋里，臉上浮露一種毒惡的微笑，一望就知道他是這場鞭打的指揮者。其餘六個人，都是水手茶房的模樣，手里拿着籐條或竹片，听取指揮者的話，在鞭打那三個未買票偷乘船的人們。

“還要打！誰叫你不買票！”那肥人說。

他話尚未說斷，那六個人手里的籐條和竹片，就一齊打下。“還要打！”肥人又說。籐條竹片又是一齊打下。每次打下去，接着籐條竹片的着肉聲，就是一陣“痛啣！”令

人酸鼻的哀叫！这种哀叫，并不能感动那肥人和几个打手的慈心，他们反而哈哈的笑起来了。

“叫得好听，有趣，多打几下！”那肥人在笑后命令地说。

那籐条和竹片，就不分下数的打下，“痛哟！痛哟！饒命呵！”的哀叫声，就更加尖锐刺耳了！

“停住！去拿绳子来！”那肥人说。

那几个打手，好象耍熟了把戏的猴子一样，只听到这句话，就晓得要做什么。马上就有一个跑去拿了一捆中粗绳子来。

“将他绑起来，抛到江里去喂鱼！”肥人指着那个兵士说。

那些打手一齐上前，七手八脚的将那兵士从糖包上拖下来，按倒在舱面上，绑手的绑手，绑脚的绑脚，一刻儿就把那兵士绑起来了。绳子很长，除缚结外，还各有一长段拖着。

那兵士似乎入于昏迷状态了。

那工人和那妇人还是用双手抱住头，蹲在糖包上发抖战，那妇人的嘴唇都吓得变成紫黑色了。

船上的乘客，来看发生什么事体的，渐来渐多，货舱门口都站满了，大家脸上似乎都有一点不平服的表情。

那兵士渐渐的清醒过来，用不大的声音抗议似的说：

“我只是无钱买船票，我没有死罪！”

拍的一声，兵士的面上挨了一巨掌！这是打手中一个很高大的人打的。他吼道：“你还讲什么？象你这样的狗东西，别说死一个，死十个百个又算什么！”

于是他们将他搬到舱沿边，先将他手上和脚上两条拖着绳子，缚在船沿的铁栏干上，然后将他抬过栏干向江内吊下去。人并没有浸入水内，离水面还有一尺多高，只是仰吊在那里。被轮船激起的江水溅沫，急雨般打到他面上来。

那兵士手脚被吊得彻心彻骨的痛，大声哀叫。

那几个魔鬼似的人们，听到了哀叫，只是“好玩！好玩！”的叫着跳着作乐。

约莫吊了五六分钟，才把他拉上船来，向舱板上——摔，解开绳子，同时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味道尝够了吗？”“坐白船没有那么便宜的！”“下次你还买不买票？”“下次你还要不要来尝这辣味儿？”“你想错了，不买票来偷搭外国船！”那兵士直硬硬地躺在那里，闭上眼睛，一句话也不答，只是左右手交换的去摸抚那被绳子嵌成一条深槽的伤痕，两只脚也在那吊伤处交互揩擦。

“把他也绑起来吊一下！”肥人又指着那工人说。

那工人赶从糖包上爬下来，跪在舱板上，哀恳地说：“求求你们不要绑我，不要吊我，我自己爬到江里去投水好了。象我这样连一张船票都买不起的苦命，还要它做什么！”他说完就望船沿爬去。

“不行不行，照样的吊！”肥人说。

那些打手，立即将那工人拖住，照样把他绑起，照样将绳子缚在铁栏干上，照样把他抬过铁栏干吊下去，照样地被吊在那里受着江水激沫的溅洒，照样他在难忍的痛苦下哀叫，也是吊了五六分钟，又照样把他吊上来，摔在舱板上替他解缚。但那工人并不去摸抚他手上和脚上的伤痕，只是眼泪如泉涌地流出来，尽在抽噎的哭，那半老人看来是很伤心的了！

“那妇人怎样耍她一下呢？”打手中一个矮瘦的流氓样子的人向肥人问。

“……”肥人微笑着不作声。

“不吊她，摸一摸她，也是有趣的呀！”

肥人点一点头。

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

“哈，哈，哈哈……”打手们哄然大笑起来了。

“打！”我气愤不过，喊了一声。

“谁喊打？”肥人圆睁着那凶眼望着我们威吓地喝。

“打！”几十个人的声音，从站着观看的乘客中吼了出来。

那肥人有点惊慌了，赶快移动脚步，挺起大肚子走开，一面急忙地说：

“饶了他们三个人的船钱，到前面码头赶下船去！”

那几个打手齐声答应“是”，也即跟着肥人走去了。